

总第8辑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编

赵家祥 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

聂锦芳 再论“犹太人问题”

杨洪源 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蒲鲁东社会历史观的批判

宫敬才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四种存在形式论纲

杨学功 资本主义研究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地位
席大民

徐 春 唯物史观视阈下的生态文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论
丛



中
石
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4034557

B0-0
259
V8

总第8辑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编

马克思
恩格斯
哲学论丛
中石题



北航

C171498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B0-0
259
V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总第8辑/中国辩证唯物主义
研究会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97-5496-2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223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总第8辑)

编 者 /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496-2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17.5

字 数 / 30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航

C1714983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韩树英 邢贵思 赵凤岐 杨春贵 齐振海
 许志功 陈中立 赵光武 胡福明 夏甄陶
 侯树栋 袁贵仁 陶德麟

主 任 王伟光

副 主 任 庞元正（常务） 李德顺 郭 湛 杨 耕
 王 东 周文彰 夏兴有 孙伟平 毛卫平
 杨信礼

编辑部主任

孙伟平

编辑部副主任

杨信礼 马俊峰

编辑部成员

吴向东 崔唯航 聂锦芳 高岸起 马新晶

目 录

CONTENTS

上编 原始文本、文献及思想研究

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

——对《哲学的贫困》中一段话的解读 赵家祥 / 3

再论“犹太人问题”

——重提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公案” 聂锦芳 / 9

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首次批判 彭宏伟 / 35

马克思《危机笔记（1857~1858）》的编辑、

研究现状及意义 陈长安 / 51

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蒲鲁东社会历史观的批判 杨洪源 / 73

重新审视“革命”

——1848~1852年政治文献研究 崔 爽 / 87

现实的人及其真实存在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批判与超越 王 莅 / 10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

——从政制建构的视角看 孔祥润 / 118

下编 原理、现实与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四种存在形式论纲 宫敬才 / 133



资本主义研究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地位 杨学功 席大民 / 187

唯物史观视阈下的生态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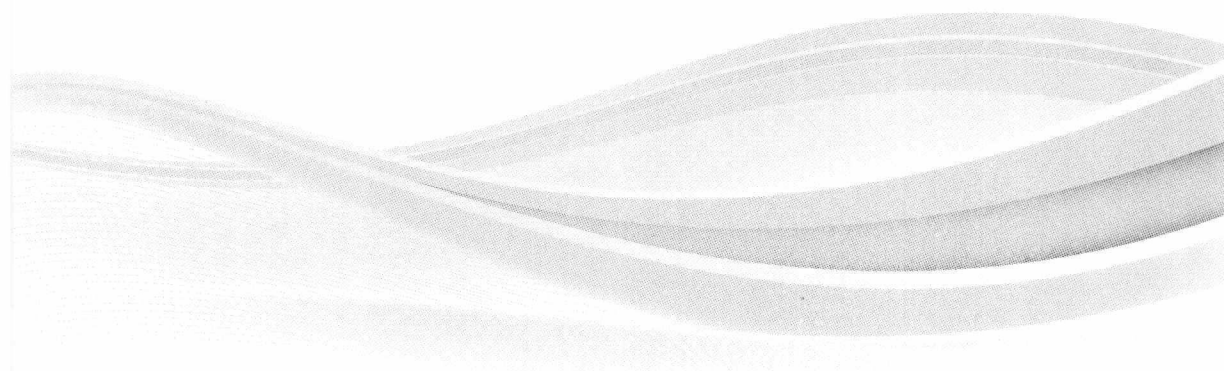
——对生态文明将是未来文明形态的再思考 徐 春 / 210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哲学审视 王成国 / 221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杨思基 / 235

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杨生平 / 266

上编
原始文本、文献及思想研究



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 马克思的思想引证

——对《哲学的贫困》中一段话的解读

赵家祥*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讲过一段概括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话，不少人，包括一些资深的著名学者，也经常把这句话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加以引证，并作为自己所持某种观点的论据。本文经过详细的考证和分析，澄清了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

【关键词】 《哲学的贫困》 辩证法 误解

许全兴教授在《理论视野》2013年第7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切莫再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有关“与人分离的自然界也是无”的读解》一文。此文的核心思想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这句话，其本意是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却被很多人，包括一些资深学者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过多次。我十分赞同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受到他的启发和鼓励，促使我写一篇与他的短文类似的短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讲过一段概括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

* 赵家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话,不少人,包括一些资深的著名学者,也经常把这句话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加以引证,并作为自己所持某种观点的论据。我在参加一些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和审阅某些作者的书稿时,时常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模仿许全兴教授的题目,写一篇题为《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对〈哲学的贫困〉中一段话的解读》的短文,以澄清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

—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模仿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说,我们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其次是黑格尔,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对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之前,首先剖析了黑格尔哲学中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马克思在概括黑格尔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①我国理论界有些人,甚至有些资深的著名学者,把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认为这里既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又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克服了所谓“斗争哲学”的片面性,是一种和谐哲学或和谐辩证法,并把这句话作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说这段话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呢?下面我们具体考察马克思的论述。蒲鲁东和黑格尔一样颠倒了逻辑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②既然把任何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都归结为逻辑范畴,把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生产都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那就会自然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出一个结论，整个生产运动都是纯粹的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而纯粹理性的运动，正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范畴，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范畴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又融合成一个新的合题，即新的范畴。从这种逻辑推演过程中，就产生出思想群，亦即范畴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范畴群也遵循辩证运动，每个范畴群也有一个与之矛盾的范畴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范畴群中产生出新的范畴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一样，从范畴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的系列，从范畴群系列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整个体系。黑格尔庞大的范畴体系就是这样通过范畴和范畴群的辩证运动构造出来的。

通过上面的简略考察，完全可以确信，马克思所说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句话，是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①，黑格尔和蒲鲁东既然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这些范畴无非是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罢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二

下面我们考察蒲鲁东是怎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即范畴的辩证运动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以及通过他的这种应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什么样子。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他认为“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①。蒲鲁东具体论述了奴隶制、分工、竞争、土地所有权等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表现。马克思以嘲讽的方式说，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作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和黑格尔相比，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长处和短处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他的长处是区分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什么，以及如何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与此相应，他的短处则是由于他保存了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了经济范畴的坏的方面，就否定了经济范畴的矛盾，切断了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这就无法形成新的经济范畴。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②蒲鲁东由于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就随心所欲地赋予经济范畴某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他认为，“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③。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把经济范畴一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建构了他的冗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

由于蒲鲁东把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这样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和理性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马克思指出：当蒲鲁东“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6页。

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么，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①

蒲鲁东陷入矛盾的尴尬境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用理性进行范畴的逻辑推演建构哲学体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都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讲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三

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我国理论界为什么时常出现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概括的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这种情况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每个人这样做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与译文密切相关。现在这段话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995年版的译文，而这段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972年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的译文是：“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②这段译文容易被误解为讲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很多把这句话当作马克思的思想的人，大都引用的是《选集》1972年版或《全集》中文第1版的译文。据此我断定，人们对这段话发生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译文密切相关。

第二，是由于学风浮躁以及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驱动（这只是就少数人而言的）。由于学风浮躁，就不去系统地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往往是挑着读，跳跃式地读，不能把所读著作的思想连贯起来，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第146页。



就势必造成对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的误解和曲解。由于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的驱动，总想以所谓的“理论创新”“提出新观点”“创造新体系”一鸣惊人，名利双收，于是就对经典作家的论述主观随意、为我所用地加以解释。

第三，是由于片面理解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为现实服务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确实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际，而不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为现实的某种需要做论证。有人错误地以为，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几句精辟的类似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为某种现实倡导的理论、原则、任务作论证，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现实服务。例如，我们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反对人与自然的对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于是就有人把马克思所说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①批判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这句话，当成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由于我们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倡厚德包容、团结互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于是就有人把马克思所说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句概括黑格尔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话，误认为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

第四，是由于把现时代的需要与过去的历史背景错位和颠倒。现时代的需要，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的思想确实有重大影响。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曾经讲过，由于政治形势以及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②。但是，这并不是说，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作某篇（部）著作时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他们的思想，而是要根据现时代的需要去理解他们过去著作中的思想。如果是根据政治形势和迫切的直接行动任务的变化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的著作，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同一篇（部）著作或其中的某些论述，在不同时期就会作出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解读。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变成了任人随意打扮的少女，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弄得面貌全非，极大地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和声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7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9页。

再论“犹太人问题”

——重提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公案”

聂锦芳*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犹太人问题”是解构其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关系的导火索。但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本文根据新挖掘的文献资料，“复原”了170年前那场“有关犹太人的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与马克思的观点、思路及其论证逻辑，探究了二者的差异、得失与互补和融通的可能性，同时，凭借犹太人问题这面“棱镜”探究了认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思考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界域。

【关键词】犹太人问题 宗教解放 政治解放 人的解放

一 为何要重新讨论“犹太人问题”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

*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系，那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潮（Junghegelianer）。如果从马克思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9）算起，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再到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这中间不过六七年时光。而在这一思想因缘的解构和转换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的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了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比如说，作为马克思开启其与鲍威尔思想剥离进程序幕的重要作品《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对后者先前刊印的一部小册子《犹太人问题》和一篇重要论文《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较为详尽的评论，但由于国内研究者过去对这些文本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过，致使所获得的思想信息实际上很单一、肤浅乃至很片面，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很难说是客观、准确和到位的了。而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我们改变这种在马克思思想理解上“不求甚解”和“外围言说”的状况。

最近，我们花比较大的精力系统而全面地搜集到了这些重要资料（在目前的德国学术界，它们也属于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献了！），据此才得以了解和“复原”170年前那场“有关犹太人的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根据鲍威尔与马克思著述中提供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1840~1843年间德国思想界展开的那场著名的论争中，躬逢其盛者不仅有连续发表了《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被发现的基督教》《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著作的鲍威尔和以《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与其展开争论的马克思，还有撰写了《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不可能获得解放》的W. B. 法兰克尔（W. B. Fränkel）、《普鲁士犹太人的祭祀仪式》的J. A. 法兰克尔（J. A. Fränkel）、出版了《宗教研究》的色尔（Serre）、发表了《被揭露的基督教》的布朗格（Boulanger）和散布《致Z. 弗兰克尔先生的公开信》的萨洛蒙（Salomon）等人，更有《科隆报》《莱茵报》《辩论报》的专题报道、评论和法兰克福众议院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多场辩论。这真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场景啊！它仿佛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论坛”形式，不同论者关于相同议题的言说和交锋，显现了理解和评判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

的多重维度，而思想史的一幅生动画面和一条具体线索由此也就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观照这场争论，我们无意借由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新解读就“矫情地”拔高这一理论事件及其相关著述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只想尽可能回到当年复杂的理论纷争和情境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与马克思的观点和思路，借此深化对包括《论犹太人问题》在内的马克思早期文本及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客观性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迄今为止也还是最为难以理解更无法彻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因此，这里只把它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公案”，凭借这面“棱镜”探究认识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界域。

二 结为宗教信念的“犹太人问题”

如果仅仅根据《神圣家族》等著述对青年黑格尔派理解世界的“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必然会推测出鲍威尔是以纯粹的观念导引来理解“犹太人的解放之路”的，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误解；在《犹太人问题》一开始，鲍威尔着重纠正的正是这一致思路向。不错，他确实承认，“自由，人权，解放，终结千百年的不公正”是非常重大的权利和义务，人人对其心向神往，然而，他马上笔锋一转，郑重地指出：单是这些神圣的词汇和符号“能够取得短暂的成功，但无法赢得真正的胜利，无法解决现实的困难”^①。特别是在当时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这些振聋发聩的词汇被口耳相传，得到了很多赞誉；但是它们并没有把事情本身向前更推进一步。因此，他建议人们，“少使用一点这样的词汇，同时严肃地思考它所涉及的对象，这样做也许会有所帮助”^②。

鲍威尔从关于“犹太人解放”的几派方案谈起。

根据各自对犹太人解放的态度，当时参与这场讨论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即“拥护派”“反对派”和“批判派”。在鲍威尔看来，“拥护派”把犹太人的解放单纯看作是社会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戒律和扩大其权限的问

^① Bruno Bauer: 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1843, S. 1.

^② Bruno Bauer: 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1843, S. 1.